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序一十篇

贈郭侯序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
陞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秦阿鎮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創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

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卽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瑩瑩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喜造僞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卽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
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
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
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
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
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
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卽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

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
口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
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
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明也形不獨立
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卽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
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

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官卑卑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卽令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爲天下喜幸卽令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伴來謁余以文曰邦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類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于

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潁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

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懇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

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夬夬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往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

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歛避退縮雖有能靡
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
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軻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
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
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
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
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固
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
訟釐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勾擾亦亞于他郡前
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
之其部不入治兩賜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
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
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于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
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于
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
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
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
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

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
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
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
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
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
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
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
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
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
罔不精力其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
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
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
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墮寬非剛則弛明非剛
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
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
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
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

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
曰潘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
陘泝太行南並蒲坂及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
月乃還往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
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
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
攝天子祀事而甌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潘所謂
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
將 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
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
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
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
牲牢糝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 天子踐始遣
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
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
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文夫者非薪若瀟乎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

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或謂權子缺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卽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

聖書以

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問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扣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焉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

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
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
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
則帥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
其子弟與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
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徇擾攘靜以徇暴治
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
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
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
於衡石牙鉅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馬司寇矣
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請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帥亦
赫以能著稱今仕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
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
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
服其子之心惟帥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
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
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
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

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
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郡寮友以文見
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
既醪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
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
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
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
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

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
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
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
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官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
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亦上不得已許言
賜爾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側
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

不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

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

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

子幼冲瑩瑩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

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

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

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

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

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

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

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
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
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
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
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
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
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惟夫
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
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

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
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
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空同集卷第五十五

序一十篇

贈豫齋子序

北郡李夢陽撰

豫齋子者歛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
 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
 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為
 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
 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
 防者戒乎逸既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

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冥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爲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諦而小詳情深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未取故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箏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齊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爲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歛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

匍匐山林竟獲地壘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齊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嘆曰析薪有理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佩劍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但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

世典用既殊猛愞各途逢掖寡斷介冑愚粗位之兼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堯鏊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燾綏內和戎匪官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鏊之鼻祖挺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鏊之祖往訓之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鏊之父又謂鏊曰小子勗哉爾祖有訓是故鏊之父兄弟並興文武各第立幟揭幟雙璧是輝鏊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者偃得源者永國之道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下具茲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蔡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糴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

曾也一日棄牧筆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

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
知其壽夭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
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
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爲諸致疾病者已矣
欲寡禍我不爲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爲不賢
已矣我教之不爲不賢乃仍爲不賢也此下愚不移
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均是也我不爲禍端而或
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難曾子避越寇
是也不爲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
牛是也不爲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
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咸若
是夫余思睿歛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
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爲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
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
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
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
不必皆伯牛能弗爲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

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為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
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為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
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
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為不
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
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
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
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
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
夫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歟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
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
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為夫不
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
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閎也系出越國公某而
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
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
汪閎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

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
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
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
間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
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
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
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
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
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
天托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

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
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
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沓以進兮朝歛篋兮暮
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
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
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
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兄
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是徵已
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
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二子二女孫三

人云

送史泰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自京師水行然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所役使不得除卽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恆也史泰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未如遽傳牧廐參慎

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謂其侯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人咎曹之候人何戈與祿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之驛卽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卽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 天子錄之俾列在末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泰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庠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

慎且賢卽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
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數也輕舫利刃出沒雲
濤烟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卽其
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微子無所聞教
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
其孫也泰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
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

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
因循歲月計餽遺腴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
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旣退而
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
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陷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
竊升斗以苟朝夕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
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有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
踰四十始取賓貢之科入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
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
謂君他日必爲良師而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



P10

必矣其終能自持也哉然矣予既重君之爲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旣成將復學于京師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或不肯言而屬予言之

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亦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諸人與所自爲乃若此無惑乎今之不古若也左君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今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不爲人者必能爲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自其治邑境內無冤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至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

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子也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詩升之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言復木清之句爲五闔令侍子拈送焉予卽得千字右旋而成句入人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得闔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

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永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穉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汧流而上不能不
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籥頡之間其不
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子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
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為何如

空同集卷第五十五

空同集卷第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壽序十一篇

壽序八

蔡霖 趙澤

鞏臣 李環

王泰 黃栢

郭崑 仝正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
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
臣左長史春右長史崑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
正八人者為張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
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鞏子曰智圓義方
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

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鷲翔孫如玉踏儼雅柔良趙子
曰魏榭曲房純衣黻裳無青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
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
陔苞桑全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
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弟曰濛陽者亦前徧觴客
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
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
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
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濞以存禮
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
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
卽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德實和之弗德人或弗
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
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
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踈者慕其禮淺者服其
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伎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
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
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

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勛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卽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輸不息肩徵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急愁嘆負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

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耄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嘆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懽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渝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綿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頤爲錢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爾遐福者天之命也修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非其

南園翁九十壽序

下其

休

然而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

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魏科夫外足者內娛心歎者體顛耳目旣和權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肯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

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
咎諸養則榮啓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
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鏗引年所謂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
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
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
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
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耄季世之民勞
故其壽者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
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
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
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歙人也而商干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岨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茈焉下則白
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澠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芝之

英瓊芋之糝媚礪礪而妍嶽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冷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同如較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久
莫如同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以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崖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鄆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黟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夭筭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疢癘夭札之災生鮮窘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
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蹶然而
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為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
李子曰我 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
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 詔屢下而問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
某聞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
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

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夭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
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
士官至山東參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
日會參議君歸稱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
三子楫霖彬 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
子杞桓 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
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 封是時年八十矣諸
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太梁桓南京光

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大梁也立
香几于庭日夙興凡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
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
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第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
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
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
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耄而棋者何工部曰母惠
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
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
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

一弗撓怨而罔私故旣羞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修克念異胞同心厥胤晚挺非永錫爾頌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歟容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予夙興凡拜北向拜者西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

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子有天下之珍四昇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旣曰四非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繭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默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據理以訓米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卽事以宣徃夫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有矣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

謂之珍又以此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狃于誇也于是務文而擯實日人之習于偽也于是內略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壽侈北斗之杓惟惟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而訓來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商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述惟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予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於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踈起之邇動乎遠蓋鮮不
愴焉悲也鮮不啞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
涕者鮮不泫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
僞戚踈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
要情也舍是唯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
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沍如求如失強
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
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
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
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
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僞戚踈辨之是也夫
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踈者哀之邇
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
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
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
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歎歎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
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
至也夫永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鉤亂

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鋤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諛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適者狹得遠者廣疏戚適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逢浚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爲之歎歎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

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軼

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

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

顯遂視被蒼蒼倉方夢夢黶黶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

是以比干刳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

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涕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

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

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

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

至彰彰可考也往余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謇諤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
固如是乎彼所謂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
惋悲歌長嘆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
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
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
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夭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
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
也余君卽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
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
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
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
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
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嘆鼻觸之則
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
而哀之毀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
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
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歛歛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

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輝孝
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
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
交若親旣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
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
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
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
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
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一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空同集卷第五十六

空同集卷第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傳六篇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

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

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曾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眩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來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
觀日出焉竒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空齋集 卷五十七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此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怛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
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
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
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
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
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
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
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生而

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
晝也故其書窓書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
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
冠乎石淙公荅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
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
是時光世角尚艸業已夢寐屈宋進步班馬小視褒
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竒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
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
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
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
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
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
休沐臥西山巖菴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
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
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
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
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
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
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

今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察實經紀其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因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緝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帷蔽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 查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廿 夫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 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槁十餘 呖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槁中竒古字者曾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權於秋風胡畀之良胡奪之亦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愛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

也總角之年非有鷄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日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達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軒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榜解舟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岸遣之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



P 8

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
然斯亦甚可唾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
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
否邪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泣然而涕出
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忠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
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
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
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
家人防之嚴則曰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
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
母謂百年末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
相之死也祖姑王規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
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
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一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

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牆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恸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旣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託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單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也窮簷敝閭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衛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立廟郭西贊曰貴詐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稿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或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壁言吾今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

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
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
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
部堂嘗缺官公累室印諸察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
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
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
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營革宿弊擒豪惡數百
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衆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
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
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

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
其社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聖塗
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
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
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
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
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
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
哨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
闡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闡檄移近省陞左使時

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
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
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
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
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
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慙返京斬之西市
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
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
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
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心問疾苦劾廢

於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
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
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
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懽悅無不
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
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
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
顛直岬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
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
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

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
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太宗北征全國
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喜首坐臻太平君佚臣勞
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
密畫顯斷萬幾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
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
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
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具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
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
十容洪洞釣陽靈寶陽曲七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

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
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一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
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
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
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
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
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薄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
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
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
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潮食鹽錢鈔民

苦包攬培勒呻吟公為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
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矣
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
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
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
桓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
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
改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

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
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
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
力戰竟墜崖死賊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賊裊裏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
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剿之君首
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軍奉新計

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三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斬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益視獄中人

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統娶馬氏

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槩舉
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
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
安陸州

空同集卷第五十七

